

*How We Invented Freedom
Why It Matters*

自由的基因

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

[英] 丹尼尔·汉南 — 著
Daniel Hannan

徐爽 — 译

*How We Invented Freedom
Why It Matters*

自由的基因

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

[英] 丹尼尔·汉南 — 著

Daniel Hannan

徐爽 — 译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Copyright © 2013 by Daniel Hannan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Capel & Land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：20-2014-144 号



自由的基因：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 / (英) 汉南 (Hannan, D.) 著；

徐爽译。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.9

书名原文：How We Invented Freedom & Why It Matters

ISBN 978-7-5495-7135-7

I. ①自… II. ①汉…②徐… III. ①自由观—研究
IV. ①D0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078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)
网址：http://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：530007)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12.875 字数：270 千字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5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关于“盎格鲁圈” About Anglosphere

Anglosphere这一术语在欧美政界和学术界早已流行，但国内所知不多，译法也不统一，有的称“盎格鲁－撒克逊民主国家”、“盎格鲁－美利坚联盟”或者“盎格鲁文化圈”。这些译名有的太宽，有的太窄——比如“盎格鲁文化圈”。其实，其影响力不仅及于文化这一软实力。为求其高度概括性和流行性，译者采用了“盎格鲁圈”这个译名。

“盎格鲁圈”（Anglosphere）是当今世界的强势主流圈，最早由美国作家尼尔·斯蒂芬森在1995年出版的科幻小说《钻石时代》中提出，主要用来指以英语为主要本地语言、核心人口的血缘来自不列颠群岛、具有相似传统文化的国家组成的集团。

大英帝国衰落后，其主要政治遗产以盎格鲁文化圈的形式继承了下来，主要包括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。盎格鲁圈五国以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后裔为其主体民族，有相同的母语和文化，同时保持着密切的军事、经济合作关系。目前，五国掌握着全球科学技术和工业技术各个领域的制高点，大半个大西洋、太平洋和世界主要航道节点都在其控制下。

印度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，也属于盎格鲁圈国家集团，但此一观点存在很多争议。

致 谢

当选公职没几年,我就意识到我再无可能成为全职历史学者了,因这期间充满了太多刻不容缓的挑战。

这本书要感谢那些和我作出了不同选择的人,他们面对的不是刻不容缓的挑战,而是至为重要的问题。

我的感谢,首先要献给格雷厄姆·斯图尔特博士,英国最优秀的当代史学家,他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建议和修改意见;还要献给詹姆斯·汉南博士,他对本书书稿作了大量修订;再要献给我的导师杰里米·卡托,在他拿到这本书的书稿之后,我很难再称他为“前导师”,尽管他最后一次正式指导我在牛津大学的研究已过去 20 多年了。

同样不能忘记那些教会我如何看待过去的人:理查德·斯佩特、尼尔·汉密尔顿、迈克·普勒斯特、百富勒·霍登、理查·威金森、罗伯特·贝德阿德和诺曼·斯通。

此外,指引我的还有一些职业历史学家和作家,他们的思想展现在本书中,正如太阳的光辉投射在岩洞石壁上。他们是詹姆斯·贝内特、休·布罗根、詹姆斯·卡博尔、琳达·科里、迪内·杜泽、尼

目 录

致谢

引子 盎格鲁圈的奇迹	/ 001
------------	-------

I 同一种语言，同样的圣歌，同样的观念

伟大的时刻	/ 023
同一种语言	/ 026
同一首圣歌	/ 039
同样的观念	/ 053

II 盎格鲁-撒克逊式自由

英国人是谁？	/ 065
从贤人会议到水门事件	/ 074
第一个民族国家	/ 076
英格兰的形成	/ 080

	国家之法	/ 086
	英吉利民族的贤人	/ 091
III	重新发现英国	
	诺曼杂种	/ 103
	盾墙倒塌	/ 110
	我们权利的根基	/ 116
	大宪章	/ 122
	重开议会	/ 129
IV	自由与财产	
	盎格鲁圈例外论	/ 141
	英国农民在哪儿?	/ 146
	法律打造的风景	/ 149
	资本主义有何特别?	/ 155
V	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	
	第一批自由主义者	/ 163
	赋权于民	/ 167
	宗派主义、补贴和主权	/ 171

	第一场表亲战争	/ 183
	从复辟到革命	/ 198
	戴皇冠的共和国	/ 208
	修不起令人嫉妒的豪宅	/ 220
VI	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	
	汉普登的和弦	/ 227
	钱、宗教和权力	/ 234
	第二次表亲战争	/ 245
VII	盎格鲁圈在全球	
	从盎格鲁到盎格鲁圈	/ 263
	难道不是上帝最先统一了这些王国?	/ 266
	第一个殖民地	/ 277
	旧日的荣光	/ 284
	真正的爱国者	/ 287
	她依然忠诚	/ 294
	是盎格鲁圈, 不是盎格鲁人	/ 299
	麦考莱的孩子们	/ 308
	跨洋联盟的失败	/ 319

VIII 从帝国到盎格鲁圈

盎格鲁圈群岛 / 336

新教伦理 / 340

古代法 / 346

不走极端主义。谢谢 / 349

IX 想想你们所属的民族 / 359

结语 盎格鲁圈的曙光? / 387

译后 / 395

引子：盎格鲁圈的奇迹

没有什么词比“文明”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。它究竟指什么？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。在这样的社会，暴力、武备、军阀统治、骚乱与独裁，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，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。这才是“文明”——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、舒适和文化。当文明统治国家，芸芸众生得享阔大安定之生活。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，前贤的遗赠正是人人安居乐业的财富。

—— 温斯顿·丘吉尔,1938

自由，与生俱来、不可移易之权利，人的荣誉与尊严，公众的伟大与荣耀，普世的个人幸福。在英国普通法，这人类艺术不朽杰作中，自由得到了最精妙而成功的体现。

——约翰·亚当斯,1763

我四岁那年,家里的农场闯进了一伙暴徒。农场还有个后门,一条小路通向山里。妈妈牵着我逃出来,对我说:“我们来玩游戏吧!要想回来,一定得悄悄地……”

我爹很沉着,他要对农场上的伙计们负责。他说,绝不会让一伙城里来的混混把他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。

我记得他当时正害着一种热带地区的白人特有的周期性传染病。他穿着睡袍,坐在那儿,用瘦的跟纸片一样的手给左轮手枪上膛。

这就是胡安·贝拉斯科将军治下的秘鲁。他发动了 1968 年政变,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。直到最近,秘鲁才从混乱中恢复过来。在那场政变中,贝拉斯科对重要工业推行国有化,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法令,把所有农场都分给了他的军中好友。

不过,每当政府对民众豪取强夺,总会有反抗者站出来,拿起他们的法律武器。这跟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或者阿连德治下的智利如出一辙,见风使舵的警方自然不愿意保护个人财产。

我爹自然知道当局靠不住,他和两个农场保卫朝那伙正在前门放火想冲进来的混蛋开了枪,赶跑了他们。危险终于过去了。

不过，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走运。全国到处都有土地被抢占或没收以及矿井和渔船被强征的事发生。外方投资纷纷撤离，跨国公司召回了他们的员工，我出生时颇具规模的盎格鲁-秘鲁社区全都消失了。

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才震惊地发现，其实当时没有人在乎这一切。在南美，人们默默地接受了财产安全无保障、法律成为一纸空文、民选政府遥遥无期的现状。你拥有的随时可能被抢走，有时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。政权迭换赛走马，宪法频修如变脸。

但与此同时，南美人和移居海外的人一样，从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在讲英语的国家发生。待到我长大后去英国读书，临假期再回秘鲁，我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两国间的巨大反差。

毕竟，秘鲁名义上也是西方国家。它属于基督教文明体，其建立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追随者，坚守理性、科学、民主和民权。

然而，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，总体上从未达到过像北美那样理所当然就存在的法治社会的高度。南北两块几乎同时被殖民的新大陆，活脱脱像一组对照实验。北美由英国人拓殖，他们带去了对财产权、个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信仰。南美由伊比利亚人殖民，他们则复制了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大庄园和半封建社会。尽管在自然资源上比她的南部邻居更为贫乏，北美洲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区，吸引着数万亿怀揣自由梦想的人。与此相反，南美洲仍旧保持着近乎原始的，如哲学巨擘托马斯·霍布斯所描述的民选政府前的黑暗状态。合法统治从未来自原始的物理性暴力之外，无论这权力采

取的是动员群众还是控制武力的方式。

在这截然分殊下,要否认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区别简直不可思议。不过可别误解我。我是忠实的西班牙迷。我热爱西班牙文学、历史、戏剧和音乐。我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,以及西班牙 17 个自治区中的 16 个都过得很开心。不用说,我喜爱西班牙文化。只是,待在那里越久,我就越难相信“英语世界”和“西班牙语世界”会共属一个相同的西方文明。

说到底,什么是“西方文明”?在开头的题引中,丘吉尔的言下之意究竟是什么?他所说的话中,包含了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。

第一,法治原则。现代政府无权制定规则,规则存在于更高的维度,并且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进行解释。换句话说,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国家的工具,而是保证任何个体寻求救济的运行机制。

第二,个人自由。说任何想说的话的自由,和同气相求者举行集会的自由,不受阻碍地做买卖的自由,自主处置个人资产的自由,选择工作和雇主的自由,雇佣及解雇人员的自由。

第三,代议制政府。不经立法者同意,不能颁布法律,也不得征收税赋;而这些立法者应当是由民众选出并且向民众负责的人。

现在,读者不妨自问(就想想这过去一百年间吧)有多少习惯上被贴上“西方国家”标签的国家坚持了上述原则?又有多少国家到今天仍然坚定地遵循这些原则?

1999 年,我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以后,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去。欧盟建立的前提是,28 个成员国属于同一个文明共同体。

理论上,尽管各国文化会有差异,但所有成员都签字承诺共享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。

但现实并非如此。法治原则、民主政府、个人自由——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三个原则,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。当欧盟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时,这三个原则随时都会被置于各国的政治需要之下。

布鲁塞尔的精英们只要觉得碍事,就把法治原则扔一边去了。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:欧元区的救市行为明显就是违法的。《欧盟宪法条约》第125条明确规定:“联盟不得对成员国的中央政府、地区和其他公共机关,由公共法律管理的其他机构,以及公共事业部门提供担保。”这一条款不仅只是一条技术性规定,它是以德国同意停止流通马克为前提的。所以,安格拉·默克尔说:“在这个条约下,我们不能做任何救市行为。”

但是,当大家发现,如果没有现金注入欧元就将不保之后,条约的条条款款立刻被抛在了一边。时任法国财长、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·拉加德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加油打气,说:“我们违反了所有规定,因为我们要关闭银行,采取行动拯救欧元区。《里斯本条约》是很明确,但它不能救市!”

在英国人看来,这场行动不伦不类。规则已经用律师们可以使用的再清楚不过的语言明确制定出来了,但当它碍事儿的时候,条款就被“蒸发”了。当英国媒体这样报道此事件时,招来的却是诸如“岛国心态”“盎格鲁-撒克逊式的死脑筋”一类冷嘲热讽。正如欧洲

议会一名葡萄牙议员对我说的那样,其他人都认为,“实际效果比立法更重要”。

民主,也是一样。它被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,虽人人向往之,却点到为止。《欧盟宪法条约》,后来叫《里斯本条约》,在各国全民公投中不断遭到否决:2005年,55%的法国人和62%的荷兰人否决了它;2008年,53%的爱尔兰人又投了反对票。欧洲的反应则是置之不理,继续推行条约,并且抱怨英语国家不懂欧洲。

至于个人应当尽可能自由而不受国家的强迫这个想法,则被认为彻头彻尾的盎格鲁圈的固执己见。欧盟不断将权力伸向新的领域:立法决定我们可以购买哪种维生素,银行需持有多少保证金,我们何时上下班,草药疗法该怎么规范……每当此时,我就问“到底有啥特殊问题需要制定新规定来解决?”;而得到的回答总是“以前的老欧洲不管啊!”似乎凡事缺乏规制就等于反自然,虽然那可能恰恰是事情本该有的自然状态。在欧洲大陆,“尚未规制”和“非法”这两个词的含义比在使用英语立法的地区更为接近。

这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地方,在欧洲被统称为“盎格鲁-撒克逊世界”。这一称号并非基于种族,而是依据文化。当法国人说“les anglo-saxons”或者西班牙人说“los anglosajones”时,他们指的不是塞尔迪克、奥斯温和艾塞斯坦^[1]的后裔,而是说英语并认同小政府的人,无论他们身处旧金山、斯莱哥或者新加坡。

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,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和其他英

[1] 均为盎格鲁-撒克逊人的祖先(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)。

语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“盎格鲁-撒克逊”文明体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奉自由市场。对一些美国读者来说，这点可能有些意外。我个人感觉，美国朋友们倾向于把联合王国和其他欧洲地方视为一体，而强调其自身历史的例外之处。不过，正如我们看到，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人这么看美国。1830年代早期，托克维尔访问美国。他常被引为美国例外论的见证人。不过，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第一页，他指出，该书的主题之一，即英语国家为新大陆带去了他们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念，并在新大陆生根发芽，这一过程完全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。他写道：“美国人是自治的英国人。”这句话尝被引用，但肯定没有广泛传播。

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冲突中，这片自由大陆三度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中，将个人置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战胜了与此相反的国家。在这三次冲突中，有多少国家一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一方？这份名单很短，但其中包括了绝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民主国家。

读者可能会有异议：这样站队会不会只是简单粗暴地按民族和语言加以分类？！因为联合王国身陷战火，世界上所有说英语的国家自然同情他们的母国。这诚然是部分解释。1939年9月3日英国宣战几个小时后，新西兰工党总理迈克尔·约瑟夫·萨瓦奇在病床上说，“怀着对过往的感激和对未来的信心，我们毫无畏惧地和不列颠站在一起。她走向哪里，我们跟向哪里；她站在何处，我们站在何处”。每当我想起这个情景，总会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但这不是全部解